

ZONGJIAO WENHUA DAOLUN

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丛书

宗教文化导论

◇ 陈 浩 曾琦云 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文化导论 / 陈浩, 曾琦云编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3
(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丛书/徐辉等主编)
ISBN 7-308-04666-4

I. 宗... II. ①陈... ②曾... III. ①宗教文化—高等学校—教材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9283 号

宗教文化导论

陈 浩 曾琦云 编著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666-4/B·069

定 价 17.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序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涉及的核心课题之一,是构建符合现代社会理念并能体现科技进步水平的教学知识体系。理想的大学教学知识体系应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学术性和适切性,并且具体体现在能够展现上述先进理念与特征的教材体系与课程内容之中。

综观当今世界,高校本科教育越来越重视受教育者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和基础知识技能的掌握,这已成为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通识教育由于重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重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重视知识的交叉、广博与综合,因而越来越受到高等院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尤其在我国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高等院校在“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在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材内容、专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以纠正长期以来我国本科教学过早专门化和过分专门化的倾向。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温州师范学院、绍兴文理学院和湖州师范学院是浙江省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多科性高等院校。多年来,五院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决走改革创新之路,认真落实“育人为本”、“学术强校”的办学理念,大力推广教育部倡导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改革工作,并在办学体制、课程设置、教育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校际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丛书》的出版,旨在发挥五院校的综合学术优势,进一步推动五院校的校际协作和浙江省高等院校本科教学的改革,探索培养更多素质优、知识广、能力强的大学生的有效途径,从而为浙江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徐 辉

2005年5月于浙师大初阳湖畔

前 言

宗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它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极为重要而广泛的作用,渗透进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今天的文化活动、国际事务和日常生活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客观地认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规律,了解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体系及其特点,不仅有助于当今的大学生更好地把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宗教现象,认识到宗教对于社会安定和世界和平的影响,而且对于拓宽知识视野,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分析科学、伦理、法律、经济、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活动,更好地处理在人际交往中的宗教信仰关系等,也有积极的意义。

—

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都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即在对象之中实现人的本质。宗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对象化活动形式,它以幻想的形式反映了人的虚假本质。人创造了神,但结果却卑微地生活在神统治的阴影之下。在近代启蒙主义思想产生之前,虽然历史上一直不乏反宗教的无神论思想,但总的说来并没有改变古代社会中神权统治的性质,所以也就很难深入地揭示宗教的本质。近代的人本主义思想第一次对宗教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这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宗教的本质提供了思想借鉴。对于宗教的本质,马克思曾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深刻论述,是我们理解和分析宗教文化的理论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学家,他们对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宗教问题的论述大量散见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著作之中,而并没有建立系统的宗教学理论。所以,我们在分析宗教文化时,还必须重视和吸收其他宗教学家的有关理论和观点。

真正创立比较系统的宗教学理论的是德国现代学者麦克斯·缪勒。19世纪后期,随着世界的扩大,不同文明类型的比较研究进入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这为缪勒比较客观、公正地审视和理解宗教现象,并创立比较研究方法的宗教学理论提供了条件。为了做到这一点,缪勒首先提醒我们应超越以下两种极端的态度:“对有些人来说,宗教这个题目似乎太神圣了,不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对另一些人来说,宗教与中世纪的炼金术和占星术一样,只不过是谬误和幻觉构成的东西,不配受到科学界的注意。”缪勒认为科学对待宗教的学术态度应是:“了解宗教是什么,它在人的灵魂中有什么基础,在它的历史成长的过程中它遵循的是什么规律。”为此,缪勒受到歌德“只懂一门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这一观点启发,引进比较研究方法,扩大了观察视野,将宗教定义为“一种心智能力或倾向”,“一种对无限者的渴望”,并提出:“信仰永恒存在的东西,是一切宗教的起源。”无论缪勒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他没有局限在欧洲基督教的范围,而是把目光投向世界上范围更广的各种宗教现象,并力图以一个学者的科学态度来客观、公正地审视宗教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所以,缪勒的这一观点是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的:“既然我们以慈爱的态度去理解孩子说的话,那么也应当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古代宗教中明显的荒唐、愚蠢、错误,甚至可怕的内容。”^① 发挥缪勒这话的意思,即: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认识能力和道德要求而应从当时的现实条件出发去理解宗教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从这样的立场看,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都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应成为历史社会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

鲁迅在《小杂感》中论述到中国传统文化时曾说:

^① 以上所引,请参见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95、138页。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①

鲁迅的这一论述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一时不易说清，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即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宗教。事实上，一般论及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也往往把儒、道、释三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此背景上来分析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与此类似，西方文化一直可以追溯到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这两大源头，也说明了宗教对于欧洲文化的深远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与理性化的希腊文化不同，希伯来文化以其炽热的信仰激情为特色，它同样是构成西方文化的要素之一。因此，20世纪英语世界最具影响的诗人T·S·艾略特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伴随着某种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据本文作者观察，文化一定会成为宗教的产物，或者说，宗教一定会成为文化的产物。”^②

艾略特将宗教从文化中分离出来的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他将宗教与人类其他文化创造看成一个相互涵盖、相互影响的观点，却是富于启发的。这意味着理解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特质，我们都不能忽视宗教文化这一要素。例如，我们分析中国与西方的自然观念，显然不能脱离两者各自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在历史上，宗教文化对人类思想观念的影响之深，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对此，西方宗教学家道森在分析近代反宗教的人文主义思想时颇为敏锐地指出：“一个人对人文主义的起源研究得愈多，他就愈是不得不承认一种不仅是精神的，而且完全是基督教的因素的存在。”“的确，人文主义是向自然的回归，是对人和自然界的一次再发现。但是这个发现的所有者，在这场变革中的活跃力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是基督教化了的人——是10个世纪内在生活的精神戒律和良好修养塑造出来的人类模型。”^③道森的分析启发我们，如果要全面深究西方人文主义征服自然的理念，除了希腊文化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基督教文化的潜在作用。

相比于古代社会，宗教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已大大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已完全退出了人类生活。当今世界上仍多的是以“天堂”“乐园”作

①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页。

②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③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为理想生活的隐喻,世界上普遍通用以耶稣降生年为元年的西历纪年法,以及仍吸引着人们的无数寺院、教堂等宗教建筑,这些都证明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有关因素已融入人类的生活之中;而当今世界上与宗教信仰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民族冲突——如中东和北爱尔兰等地区的民族冲突,也不断提醒我们注意:宗教仍关涉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历史地把握宗教对人类社会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影响,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文明史和民族文化的特征。由此而言,对于身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大学生来说,了解宗教文化及其对其他文化的辐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历史修养,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

三

马克思有一段常常被人引用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告诉我们,要创造出博大精深的文化,继承和借鉴人类的文化成果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我们既要认识到它的消极因素,同时也不应忽略它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以及它在今天仍然可能具有的思想启发作用。爱因斯坦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对他的启发,远远超过了牛顿对他的影响。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正是因其对宗教问题的深邃分析而一直受人推崇。我们正处于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时代,从各方面批判地吸收、借鉴人类文化创造的精华,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文化素养,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写这本《宗教文化导论》,希望能增进读者对宗教文化的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17页。

考虑到一般读者对宗教问题缺少了解的现状,故本书对宗教的本质、特点、形态,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作了介绍和分析;但为了区别于一般的宗教学著作,本书将重点放在宗教与人类的历史发展及其文化创造的关系上,目的是激发读者进一步研究宗教现象的兴趣。顺便要说明的是,书中某些重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宗教问题论述的少量重复引用,并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出于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以及指导思想的需要而有意为之。这也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使读者无需再翻阅前面的有关分析。

虽然我们对本书的编写工作非常投入,查阅了许多著作,吸收了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同时也融入了我们对宗教文化的一些思考,但由于水平有限,而宗教文化所涉及的面又非常之广,错误想必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陈 浩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一章 宗教与人类社会	1
第一节 宗教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1
一 宗教与文化承传、文化交流	2
二 宗教与社会变革	6
第二节 宗教与社会控制	9
一 宗教控制方式	9
二 宗教与社会整合	11
三 宗教与世俗权力	13
第三节 宗教与战争	16
第四节 宗教与政体选择	19
一 英国的君主政体	19
二 法国的共和政体	20
三 德国的联邦制政体	22
四 美利坚合众国	23
第五节 宗教与经济	25
第六节 宗教与法律、民俗	28
一 宗教与法律	28
二 宗教与民俗	30
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34
第二章 宗教的本质及其构成要素	36
第一节 宗教的本质	36
一 以神为中心来规定宗教的本质	36
二 以个人心理体验来规定宗教的本质	38
三 以宗教的社会功能来规定宗教的本质	40

四	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原理来分析宗教的本质	42
第二节	宗教的构成要素	44
一	宗教的内在因素	45
二	宗教的外在因素	45
三	宗教四要素的综合与宗教的定义	46
第三节	新兴宗教与邪教	47
第三章	宗教的历史	51
第一节	宗教的发生	51
一	宗教与神话	51
二	宗教与仪式	54
三	宗教与巫术	56
四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起源理论	59
第二节	宗教的发展	65
一	宗教的发展规律	65
二	宗教从民间到官方	67
三	宗教的伦理化、世俗化与多元化	69
第四章	宗教的形态及其特征	75
第一节	多神教与一神教	75
一	原始多神教的形态	75
二	原始多神教的实质	78
三	从多神教到一神教	78
第二节	世界三大宗教体系	83
一	佛教	83
二	基督教	91
三	伊斯兰教	98
第五章	宗教与人类的文化创造	106
第一节	宗教与哲学	106
一	宗教与哲学的异同	107
二	宗教对哲学的影响	109
三	哲学对宗教的影响	116

第二节	宗教与伦理学·····	120
一	宗教与道德的起源、发展·····	120
二	宗教与人类的道德活动·····	123
三	宗教道德及其发展·····	127
第三节	宗教与科学·····	132
一	科学与宗教的混合·····	132
二	科学与宗教对立冲突的原因·····	136
三	宗教与科学并存、融合的尝试·····	141
第四节	宗教与艺术·····	144
一	宗教与艺术的异同·····	144
二	宗教艺术·····	147
三	宗教对艺术的影响·····	153
第六章	研究宗教的学科·····	156
第一节	比较宗教学·····	156
一	宗教学与比较宗教学·····	156
二	麦克斯·缪勒与比较宗教学·····	157
三	比较宗教学的方法·····	161
四	比较宗教学的现状·····	162
第二节	宗教哲学·····	162
一	宗教哲学的涵义·····	163
二	宗教哲学的历史·····	164
三	宗教哲学的内容·····	166
第三节	宗教人类学·····	172
一	人类学与宗教人类学·····	173
二	宗教人类学的流派·····	174
第四节	宗教社会学·····	181
一	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	181
二	宗教社会学的特点·····	182
三	宗教社会学的主要流派·····	185
第五节	宗教心理学·····	192
一	心理学与宗教心理学·····	192
二	宗教心理学的流派·····	194

三 弗洛伊德与宗教心理学·····	195
四 荣格与宗教心理学·····	198
主要参考书目·····	201
后 记·····	202

第一章

宗教与人类社会

宗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曾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宗教对人类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有一点却是明显的:没有宗教的作用和影响,人类社会就不会是现在的形态。在解释历史上各种文明形态的深层原因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神话与宗教是一种文化的创造,它是人类对各种自然和社会挑战的回应。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宗教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学、艺术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在研究不同民族的历史时,就绝不能忽视基督教对欧洲文化、伊斯兰教对阿拉伯文化、儒道释三教对中国文化、神道教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当代宗教学家铃木范久提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只有基于对处于各自国家文化核心地位的宗教的理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交流。”^①

第一节 宗教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宗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重要性不在政治权力之下,有时甚至超过政治权力,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布兰顿在《比较宗教学辞典》中指出:“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在今天对我们共同的人性及其问题得到明智的理解,就必须了解人类的宗教,正如了解它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了解它的科学与文化成就一样,因为不论人们对宗教的形而上学方面评价

^① 铃木范久:《宗教与日本社会·致中国读者》,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页。

如何,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重要意义总是最基本的。”^①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宗教为我们的生活规定了一种全面的模式,规定了一条遵循到底的道理。”^②现代西方宗教现象学家伊利亚德甚至认为宗教是一种“人类学常数”。这种看法有些夸大宗教的作用,但将宗教看成历史发展中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这无疑是正确的。

宗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此,我们主要从宗教与文化承传、文化交流,宗教与社会变革两个方面作出简要的分析。

一 宗教与文化承传、文化交流

宗教在文化承传上具有特殊的作用。现代宗教学家道森曾夸张地指出:“世界各大宗教好像是神圣传统的大河,它们流过各个时代,流过它们浇灌和哺育的变化着的历史场景。”^③

首先,宗教不仅借助其神圣的光环保护了许多文化遗产,而且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吸收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如哲学、逻辑学、文学艺术乃至医学、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所以,历史上的宗教对于保护、传播、发扬渗透和融合在宗教之中的其他文化成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中国的宗教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以及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建筑、文学艺术等,多得益于宗教而幸存至今,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在西方,宗教在文化承传上发挥的作用甚至更为明显。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日耳曼蛮族大举入侵的灾难中,作为当时文化特权阶层的基督教教会及其修道院、教士等,对于保存文化遗产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并在基督教教义的希腊化过程中整理了诸多古希腊、罗马文化,客观上为后来的欧洲文化复兴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法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基佐的说法不无道理: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际,基督教会“成为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之间的纽带、媒介和文明的原则”,教士们继古代自治城市官员之后,在近代自治城市成立之前的城市事务中占有着重要地位。^④道森也认为,罗马帝国崩溃后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都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基督教会则作为

① 转引自夏普:《比较宗教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② 莫里斯:《开放的自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③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④ 参见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35页。

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订者填补了这个空隙;而在古典文明的衰落一直到12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多年的历史时期内,修道院建立的学校、图书馆和寺院缮写室,则成为中世纪欧洲主要的思想文化机构。^①

其次,宗教以其特有的组织方式向信徒和其他社会成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机会。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组织曾垄断宗教及其他文化教育。如西方中世纪修道院的教学内容不但包括宗教教义,也包括书法、绘画、音乐和拉丁文的读写,以及历史和历法知识等内容;文化成果就以修道院为核心,并通过教育和宗教影响渗透到广大信徒的生活中。这种教会教育是西方文化教育的一个传统,影响了后来西方许多著名大学。这些大学,包括哈佛大学,都有其宗教渊源和宗教教育内容的特点。宗教组织对教育资源的掌握,当然有许多弊端,但也有促进教育发展的一面,它使得宗教成为培养社会文化精英的重要制度或机构,并通过社会文化精英的示范作用和宗教宣传,使那些无权享受教育的普通民众多少能够接触到渗透在宗教之中的文化成果。

宗教对于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样非常明显。从历史上看,有许多地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宗教形式进行或以宗教交流为契机的。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中印、中日之间的佛教交往,以及西方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客观上都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具有积极的作用。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中印之间就不断有僧人来往,在传法、求法的过程中也同时推动两国间文学艺术和科学上的交流。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随佛经传入我国的印度天文学著作有《婆罗门天文经》、《摩登伽经说星图》等,以及印度医学著作《龙树菩萨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婆罗门药方》等多种。印度眼科的传入,促进了中国古代的眼科医学的发展。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赠眼科医波罗门僧》一诗中这样评价印度僧人的眼科医术:“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至于随佛教传入中国的佛教画像和雕塑、佛经故事及佛教建筑等,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影响更是深远。我们仅仅从语言上就可以了解一二,如“菩萨”、“因缘”、“世界”、“众生”、“地狱”等词汇,以及“金刚怒目”、“清规戒律”、“本来面目”、“不可思

^① 参见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0-41页。

议”、“不二法门”、“天花乱坠”、“唯我独尊”等成语,都是在借鉴佛教用语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意义而成为汉语的一部分的。

佛教也推动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隋唐以后,日本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于是派遣了大批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很大部分是为“求佛法”而来的“学问僧”。这些“学问僧”在学习佛法的同时,也学习其他文化,回国时常带回大量的经典、碑帖和诗文集。与此同时,中国僧人、禅师和造像工、造寺工等也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大量的汉文佛典、经论,还带去佛像、壁画等艺术及医学、建筑等技术。可以说,正是这些频繁的宗教往来,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地、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由宗教促进的文化交流情况是复杂的。因为宗教信仰的排他性特点常常引起不同宗教之间的纷争,甚至激烈的对抗,这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消极的后果。欧洲 1095 年至 1204 年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最为突出的宗教战争之一。十字军东征的真正意图,是在捍卫宗教信仰、夺回圣地的号召下所进行的一次经济掠夺,恰如当代西方著名文化史家埃利亚斯所说,“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西方第一次扩张和殖民运动的特殊形式”^①。不过,就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客观结果看,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在无意中为基督教文化圈与伊斯兰教文化圈、欧洲与亚洲在文化和经济上的一次大交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使欧洲通过阿拉伯世界更直接地接触到希腊文化,这对欧洲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欧洲来说,十字军东征的客观意义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是扩大了东西方或各文化区域的贸易往来,丰富了西方商业市场。十字军东征结束时,由东方运往西欧的商品比以前增加了近十倍,许多东方的产品,如锦缎、玻璃镜子等即是借助十字军传入西方的。

二是欧洲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水利灌溉的新方法,纱锭、印染和织布方法等;更为重要的是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至少部分地通过十字军被介绍给欧洲的。

三是精神文化方面,十字军东征使得阿拉伯语言大量输入欧洲,以此为中介;同时,西方人开始对希腊文,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阿拉伯代数、天文学以及东方的文学和艺术大量传入西方,

^① 参见诺贝尔·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45 页。

这对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十字军东征非常相似,明代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既是欧洲的殖民先遣队,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

明中叶以后,罗马教廷为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外扩张,派出成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一方面,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如1702~1776年西方陆续出版《耶稣会士书信集》,多达26卷,通过书信形式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各方面情况;而法国传教士杜哈德编撰,1735年出版的4卷本《中华帝国志》更是分门别类,从地理、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以及物产和中医等方面,全面介绍中国的情况,堪称西方18世纪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促成了跨文化交流的学科——西方汉学的产生。

另一方面,为了争取中国的教徒,来华传教士也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传教士中有许多人都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他们或者通过编译向中国介绍这些知识,或者通过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应用这些知识。清代的《四库全书提要》即提到:“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西学的“测量步算”中数学是基础,所以传教士介绍颇多。160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合译《几何原本》,率先拉开了欧洲数学乃至科学传入中国的帷幕;继此之后,又合作编成第一部介绍欧洲算学著作《同文算指》。1690年法国传教士张诚也翻译了法国人巴蒂的《应用几何》。以后,《算法纂要总纲》、《借根方算法节要》、《勾股相求法》、《测量高远仪器用法》、《比例规解》、《八线表根》等也都陆续被译成中文本。此外,传教士还带来了西方的农业、机械、军事等实用技术。如1606年意大利人熊三拔来华,其撰写的集欧洲水利工程学精华的《泰西水法》,成为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受到各方的重视。后来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60卷,其中水利部分即全部采纳《泰西水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利玛窦来中国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之前,中国本不知世界有五大洲。1584年,利玛窦第一次用西法绘制了世界地图;1595年他又绘制完成《世界图志》,包括欧罗巴、亚细亚、南北亚美利加等各洲地图。五大洲和许多国名正是靠利玛窦的地图传入中国的,其中亚细亚、欧罗巴、亚美利加、罗马、加拿大、古巴、大西洋、地中海、北极、南极等译名一直沿用至今。继利玛窦之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于1763年绘制了100册、共10400页的亚洲大陆全图(《乾隆内府舆图》),其主要功绩在